推篷寤語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還眞篇

元薦氏曰嗟夫眞妄之難辨久矣宋晁文元公云無形而常有者眞也有形而終無者妄也眞妄苟辨覺生其中余硏究斯旨固知天下若事若物苟有成有敗有去有住有生有滅者皆妄也眞性圓明妄則何有今之不達眞而逐妄者或寡矣夫逐而不止則流而忘返如人去其室家而不知還也

故名其篇曰還眞思以節人情之流佚俾約之自外而之内云爾

還本性之眞

世間爲許多沒用底勾當將無限的好歲月暫爾消磨盡了人生世間或潛跡丘園或浪遊湖海或馳騁天衢或屈蠖泥塗或游心伎倆或落魄九流總是於道無得于已有損徒苦身心何如將此等歲月用在自已身心上磨鍊一塲到頭當有所得豈比尋常聲塵杳無捉摸

血氣心知之所及者乃凡心非眞心也血氣心知之所

長[illegible]吳[illegible]書 袁宸刻

不及而能知者乃眞心也嘗見夏月蚊噆人方睡時心不知也手足能祛之殄之眞心之所爲也至於遇殷憂則神不寐遇戰鬪則身戰慄有凶事則心動悸心欲強制之而不能亦眞心之所爲也眞心之謂神神之謂天凡心之謂形形之謂人

爲學下功止有一捷徑法門惟要去凡心至緊逼撥得一分凡心退則見一分聖心逼撥得十分凡心退則見十分聖心如天有雲霧去得一片雲霧則露出一片青天若一天無雲霧則目中俱青天矣非有別法也但隨事隨時處中此又有一段工夫然凡心既退

則中亦隨見去凡心工夫占了九分合中體工夫止占一分故曰克己復禮克己去凡心也復禮合中體也顏子幾於無我已到克己地位未達一間正是合中工夫猶欠故夫子告以復禮之目

凡心掃除極難譬如陰雲旋散旋合須用迅掃工夫時時打疊猶恐復翳有用十二時工夫而一時中仍發作者有用盡一生工夫而頃刻中卽變易者爲根性自歷劫來埋種深固難於頓除如撲滅燎原少存星星之火未息煽之滋熾學人心地須如冷灰枯木始得六祖譚經云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雖是中乘

法門吾人却有依據

或問去凡心之方曰懲忿窒慾忿高如山慾深於澤最難滿聖人係損彖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已明指蹊徑矣

眞性如青天中體如天之日月去凡心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合中體仰青天而見日月也日有中昃月有虧盈原無定所事有常變理有經權寔無定用然仰青天則日月之明有目者所共覩

操煉工夫全要在遇境上不退轉方有進步如遇境上退轉就平素說得天花亂墜也沒用就平素探索考

究得精也沒用就平素品評人物籌量得到也沒用蓋緣終不是自巳的須是自巳磨煉得如見火的眞金一般越煉越剛投之所向無入不得心地圓陀陀光爍爍有楊柳風梧桐月氣象方是眞人境界不然遇境來前如貧賤富貴威武等事萎然而靡道心退轉矣

識性習熟最難滌除深入性中埋種堅固雖歷數十年不失辟如小技絃箏琵琶樗蒲射獵之類其熟至微若復躭戀與性相習雖切戒終莫能除復遇此種好即旋生程子所謂見獵不覺有喜心者良然也然則

何如曰是在窮理耳勘破此好從何而生知自無明中生元非性中自有雖復學習於我何益於已性何與一一覷破其好自除心地自然清凉與愚蒙者迥別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因悟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人欲不擾天下之事當先使諸念不擾吾之心欲諸念不擾吾之心當先自無欲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不擾施之天下將靜而正矣

人中之雄馬中之龍皆由天性非由習也項託七歲爲

孔子師甘羅十二歲而爲秦王相豈假學習哉漢孝昭帝十四歲辨上官桀之詐司馬溫公七歲而出投甕之兒其餘英哲之士悉由少作學特以充之耳非能改其天性也開虜中試馬置母馬山巔置其子山下一馳而及者爲上再馳而及者爲下三四馳而不至者殺以供士卒人亦猶是也豈惟靈異之性即昏鈍冗殘諸性亦定之於初不復可易人能勉强學習磨礪所偏僅可少損耳

富貴如浮雲非獨富貴其貧賤夷狄患難亦浮雲也富貴非自性分中來其貧賤夷狄患難亦非性分自有

所遇之境不同耳君子無心處富貴亦無心處貧賤夷狄患難一惟其理休休怡怡無不自得焉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斯之謂見性

君子之行禮也將以順人情也多飾則僞僞則亂矣故周旋曲折升降揖遜行其所不得已也簠簋俎豆牲截酒醴陳其所不能自止也聖人亦惟順之而已矣聖人順其所不能自已之情因而飾之無所容心也非無容心也無所容私心也此之謂眞性之發見此之謂中體之合度

聖人雖不外人性作儀大抵觀法敎習之功居多是故

馬之銜勒牛之靷軛不可鞅也生民雖有五倫之性若使置之空閒寂寞之濵深山窮谷之地蚩蚩蠢蠢不知朝廷之法聖賢之敎一旦置之禮法之地欲一一周旋如度萬無此理矣近時諸公有良知之敎謂一明良知頭頭是道是欲以空閒寂寞之夫深山窮谷之子而行朝廷升降揖遜之節也其不幷施而倒置者幾希故謂良知爲本性之眞則可謂任是性而卽合天則則不可

王臨川作禮論云荀卿謂聖人化性而起僞若以爲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則狙猨亦可爲禮狙猨之

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遜則彼有趣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不可服也予以爲此不足服荀卿之心今乞人之於狙猿持杖而教之跳躍頂禮跪拜無不如志以畏威也亦猶人之畏威而爲禮也胡不辨之曰狙猿固不可爲禮蠢蟻獨不知君臣乎其孰化之而孰僞之也生民之於五教猶蠢蟻也豈無尊親之性哉聖人以禮文緣飾之耳

有醫氏攜復春詩卷謁道林題絶句云安排必定知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若

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道林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煅煉精純自知自信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遭毋憂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統曆所載吉日行事繼配李氏卒舉柩將葬鑿壙見水衆莫知所措先生曰吾妻也即令舁還舍後旬日改卜兆而藏焉其破俗率類此先生惟四孟歸祀祖考餘日惟端坐愼獨而已

禪門高士能使二虎侍從鬼神服役天龍圍繞頑石點頭控鶴冲天飛錫躡空其餘神通不易殫述僧俗咤

異不知吾教天地位萬物育百獸舞鳳凰儀魚鼈咸
若山川鬼神咸寧四靈畢至鳥獸卵育皆可俯窺其
效尤非僭比

文洪先生有自警古體云人生受斯理厥初本無僞一
物爲之役聖賢始懸異惟聖乃克全浩浩莫匪天弗
假思與勉所欲咸自然衆心緣汩沒斯理未純一惟
學能反之茲焉造其極反之曰伊何亦曰愼其獨日
用亦云糾罔俾有纖悪一念隱以微淵然人靡知而
我於斯時必謹察其幾暗室屋漏中神明常在側翼
翼深自閑天理何曾息此詩精融李西涯稱其根於

經術非詞人藝匠所能道

言之與聲猶如風鳴如谷響風靜響息凝寂如故犯子

曰予欲無言還其本眞之天也甞讀傳記云張忠字

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静寡欲清虛

服氣以至道虛無爲宗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

覩形而退年在期頤視聽不爽然則張忠者其亦有

聞於聖人無言之旨哉

凡十八章

還倫理之眞

忠莫大於不欺孝莫大於能愛擴而充之一念之或欺

非忠也一體之不愛非孝也忠且孝則性天不昧性天不昧則淨而明矣故淨明道法必以忠孝爲修行之本實群仙積功累行之先務也噫道家感格諸天濟度群幽尚不能外忠孝爲本况身斯道之責者其力行忠孝宜何如或問何以盡忠曰不欺爲忠充而至於念念無所欺是爲盡忠何爲盡孝曰能愛爲孝充而至於無所不愛是爲盡孝

世人忠孝率從外求不知忠之一字不必仕進而後能致君澤民也人之心君爲身之主宰一念欺心昧理不可對人言卽是昧厥本身之君故此心不欺昧卽

仕進不仕進皆可謂之全忠也孝之一字豈必事父母能竭其力即如身是父母遺體但行住坐卧十二時中善自崇護不獲罪於五臟故雖父母存與不存皆可謂之盡孝也若外事親則盡敬而中置身於不善之境以虧辱其身體雖名為孝非眞孝也故善事身心即名眞忠孝豈必仕進而後為忠豈必有親而後為孝乎

刲股之事雖不可以為訓然每見割股者未嘗不隨手瘥瘳以此見一念眞誠神明自可感格鄂人刲股奉母母疾遂瘳張密性篤孝母病齋戒刲股進之疾遂

愈雷天錫年十一歲父疾甚刲股縷切以進父飲下咽輒甦如是者不可勝紀嘗聞割股者云肉脫有聲瘵疾驗者割肉處不甚痛亦不曾腐爛心誠孝神明儼然奚可玩褻視哉

不順之子多生不順之兒不弟之人每毓不弟之嗣應若桴鼓人謂此爲天道信乎曰非然也人物以形相禪不順之子心旣悖逆則其禪形而生子亦即其悖逆之心所化也故亦生爲不孝之子不友之弟心旣殘忍則其禪形而生子亦即其殘忍之心所化也故亦生爲不友之子非偶然也雖然父兄雖未盡孝友

而其子能力行以蓋前愆者如之何曰此則不囿於形氣邁迹自身其希舜之徒與

回回大師經云其國有伏法重囚對主者曰吾死無詞但令吾母一見死而無憾即令見之因曰我生時食母乳我今死也亦欲食母乳全我始終既食其乳即嚙死其母官責其故因曰我今死於不法是母教我也我未會言語時母即教我罵人及其能行也教我瞞人我取得物歸家則愛我喜我我積漸至於今日所以恨之也蓋此等之習乃天下之通患也在正室則姑息其嫡在寵輩則各私其庶父愛長子母憐幼

嬰纔有所偏則子嗣先有所恃而不從師訓戕賊患害具出於此古云偏食致病偏愛無尊良有以也

人多一時置妾而不知子嗣之爲累少年置妾中年多子此晚年之累中年置妾晚年多子此身後之累所遺穠厚更相告訐或有因而破産者有之所遺凉薄無所依倚或有因而流落者有之臨岐悲嘆或無及矣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魯仲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此有所恃而後交者也若孔子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天下其誰能

攜之此七十子所以周旋而不忍去也雖然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論交之道又在尊賢而容衆則賢愚皆爲所包容矣鄙哉孝標著論絶交何與

余忠宣公染習寓語云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鼈因臭而得臭結交警語云君子相親如蘭將春無天色之媚自有清香之襲人小人相親如桃將春有天色之媚自無幽香之襲人公名闕元季死節名臣觀其自警之言如此人之擇交可不愼諸

僧家有伴玄門有侶吾儒有友朋三教中俱不可無友

以爲道德之助如陶元亮之南村寒山拾得之豐干虎溪之三友皆其識見德行相似有相發者故其知與特厚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惠施死而莊子寢說鍾子期死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人遇知己獨爲難也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若斯友者又惡足算哉

公孫弘舉賢良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爲物縱之則亂束之則謹十忽爲絲絲至微也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撲滿者以土爲物而用蓄錢者也有入穴無

出竅滿則撲之知束芻之意則能謹密而不失知素絲之意雖小而必爲大知撲滿之理蓄積而能散弘聞其言稽首再拜而後受漢猶近古故友朋能贈人以言聞者亦能受人盡言自漢而下此風不競能舉鄒長倩之說以告友者殊少聊舉其言以告如弘者焉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程子弗答湜曰何如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予謂治教一也觀程子

不使謝湜之試於教其忍使尹何之試於政乎子産之見與程子脗合矣

巴郡士人牟麟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户庭歳時起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尤郡守溫璵辟請爲從事旣不起丞于宸往邀之接語移時所談皆安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宸欲致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又有蘇尚功者學業未終開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問奴顏婢膝殆無虚日嗚呼二子所爲氷炭若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今之士人其尚師麟而資尚功

哉

凡十二章

還世路之眞

昔人以酒爲醉鄉以閨房爲軟溫鄉以任官爲帝鄉謂之鄉者正緣處之甚易去之甚難情所易溺故耳然麯糱腐腸粉黛伐性孤犢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北山其謂之何情之所在雖聖人不能絕在領之而已如彭澤之賦歸來宋玉之賦襄王邵康節之詠微酡涉而不存亦何害於情之正與

人生所以苟富貴者卽爲富貴有受用却不知反有不

好處叢怨長傲貫禍啓姧導淫增侈起人妒忌惡孰大焉人生所以厭貧賤者即爲貧賤沒受用却不知亦有無限好處養德頤神遂志益氣全身立名得人憐惜善孰大焉然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匪獨爲已亦爲妻孥却不知妻妾有分子孫有命縱有厚遺秪恐無益貧賤之家其妻室子孫習見家翁祖父勤苦力耕節用反足支遣其間省費自已心力與營營者大有逕庭

粉飾華美陳設侈盛眩耀俗目而實取譏於君子蓋緣俱是外物何所當於身心而顧來譏忌之口則何益

矣君子貞素外防純白內備不爲芬華美麗之所移易行苟無慙布袍可暖心誠不疾菜根可嘗古人雖位至卿相聽事僅容旋馬其明哲矣夫

祿位神物也求者不可得有有者不可得守守者不可得久所以然者數有定分也今之人因浮名冗利假貴虛榮過求而致橫死者莫知其數殊不曉影外影爲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中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而妄認爲已有不亦惑乎哉白樂天曰窮通不由已懽戚不由天

命即無柰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己者省躬諒非難
勿問由天者天高難與言
白公有詩句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
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閒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
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心太平之語最有味心太
平則身太平身太平則家太平家太平則國與天下
亦由之太平矣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然未嘗引證其事今以
古人富貴之極者二事爲驗石季倫奢豪角勝可以
言富矣及孫秀矯詔遇害嘆曰奴輩利吾財耳隋越

王侗留守東都及唐公起義而東都之臣立侗爲帝仍號皇太主可以言貴矣遭王世充威勢所逼乃焚香發願從今已後不生富貴家舉此二端則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益信

唐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朋清飈自遠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

高奬以儆薄夫薄㕘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除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夫費冠卿之思孝李行修之知人唐室之善敦風唐賢之能演誥四美具矣用補清談

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厭世澆薄葺園圃於水南居之凡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交游薦於朝得官不就錢文僖惟演爲留守謝絳爲通判尹洙爲掌書記歐陽脩爲推官慕其爲人一日屏侍從同謁延卿對談良久延卿以陶樽果蔌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辭至晚府吏牙甲至始知留守相公曰不圖今日肯顧

野人相與大笑更進數杯暨日入辭歸廷卿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旣而歎曰此人視富貴爲何等事

李泌極聰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高自稱衒莫不嘆賞獨張九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况童子乎泌悟泣謝從此不復自衒後爲一代名相年少有美才者切當自晦不宜躐取時名畢竟終無受用

許莊敏公晚年益純粹嘗謂子弟曰吾閒中舉壯年所好一一試諸心俱已相忘惟至圖書尚似留滯然亦

不太甚也又曰吾近見士人因失官憤懣而死者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手故公雖屢進屢退未嘗見喜怒之色被衣解帶語深近道故表見之

謝濤爲太子賓客生平謹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除洛中不接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錄之百年奇特半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淵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斯民無幾卒此詩足以見篤於仁義著於神明至沒而不亂也謝公眞特達英賢之士哉

孔若思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以明自足之意人之所受各有分量非獨庫部也有仕丞簿而志卽滿者有至監司而志卽滿者有已至卿相而志猶未滿者譬如河海溝瀆所受之分量不同也君子亦因已之分量而已不當以祿位之大小為盈歉居其位則思盡其職食其祿則思守其官迨其不行吾志而後已若志薄軒冕而猶徘徊仕途跡跡林下而猶盡道休官者無乃不盡其量與常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冐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

爲松菊主人不媿淵明韋公之見卓矣然人生仕官自有正味當于有味中求無味則不生於貪戀於無味中求有味則不病於尸素

楊玢仕蜀爲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批狀尾曰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孫遂不敢言須思未有時之語甚達往時有宦室憂子孫不能繼有鼠入牛角之嘆同官者諭之曰我輩自窮秀才叨俸餘得此產業縱子孫不能守亦不失爲一窮措大也相視冁然則官

室之言非闇楊玢之詩而有悟與

張翰會稽人賀循赴會入洛經吳閶門於舟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事北京便同舟卽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冏辟爲東曹椽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采南山蕨領三江水耳因秋風起遂起蓴鱸之興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爲迺引去噫嘻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此隱士之素節也若翰者非所謂明哲君子哉

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有松齋詩云非老亦非少年過三

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乎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予旅寓都下幾一載餘朝夕俛仰欽止前躅因采入籍中爾

古今以來載籍既多何所不有或修德而遭橫譴或積善而遇災害或施恩而酬以怨或守清而汚以貪或德厚而得小官或求全而得毀謗如此之類不可縷舉人以為異不知是乃天下之大常也當此之際即

宜推理安常任運而過若不勝其私而汲汲以鳴其不平是亦小丈夫而已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

忍之一字於世路極有益人不能忍則有惡事發作譬如暴風起濤坐致覆没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譬如沸湯沃雪不暫停留嘗讀晉劉毅對武帝之言比帝爲桓靈武帝笑而容之人君尚然餘人忍受惡言其理差易故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爲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眞爲忍也忍之時義大矣哉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竊謂接

君子易接小人難不善接君子止於有過不善接小人必有禍蜀志關羽張飛之事可鑒矣故善接小人斯可謂明哲君子

禪家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爲八風註者曰得可意事爲利失可意事爲衰背後排擬爲毀背後讚美爲譽現前讚美爲稱現前排擬爲譏逼迫心意爲苦恱適心意爲樂世人因此八箇字奔走一生究竟瞥起瞥滅終非實際世人橫生愛憎迄無休止何耶昔韓子云聞毀言不加阻聞譽言不加喜此對病之藥乎

山生金石生玉反自剝木生蟲反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為禍故老子曰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卽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旨哉玄眞子之言之也其人生事還自賊及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之語尤有深味

凡草木經寒不彫常青青者必非開花灼艷可喜者也如淇園之竹澗底之松大谷之柏寧覯之石楠天壇之女貞皆非有美艷花實可翫可賞然翠如碧玉蟠如青瑯經冬不落千年不壞為道所貴重世之夭桃

紅杏白李青梅艷治一時數年之後伐為薪材又烏
足尚也君子務實去名闇然不求外飾焉者以跳
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
下無之故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
文者蔽其真故與齒去角與翼兩足非獨天道然人
事亦宜爾君子慎無忘內而崇外飾哉

麝以香覔害象以齒自焚翠以羽致戕蚌以珠見剖蘭
茁而摧松明而煎物之無卽於人而人自卽之者惟
人亦然非直禽獸草木而已也君子雖自修猶畏人
知韓昌黎曰德高而毀來行高而謗興盛名之下君

子弗居匪固惡夫名也惡夫德之不灝而名爲之叢焉固謗之囮也而況敢自矜自炫以召禍乎

衆人之動止内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辨以有名爲尊榮以無名爲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曷不思吾之爲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是以君子貴其在我

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眞其尚何有於我哉故曰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處世間橫計我所以精神殉名利以骨骸競貨財至老奔走曾無止息豈知我本非我特竊造化之餘而妄認爲我耶

人皆以即時稱我者爲己身夢中亦然一生之中其夢無數定以何者爲我身又以即時所居之宇爲己家或士或庶畋卜經營不定果以何處所居之宇爲己家又以先世相承生育之地爲己鄉亦有遷移隔絶別成故里者果以何處之地爲己鄉復有舟居之民舟中生子其子但以舟爲家舟之往來不停亦有改造易換其舟者此舟中所生之子果以何舟爲家何

處爲鄉耶故樂天有自悔之詞云無妄喜無浪憂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又有詩云我心本無鄉心安是歸處白公大達故錄其詩以警夫世之執迷拘方者

人無全知物無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余觀古之貴盛者或阻於壽考富厚者或閒於子嗣非甚盛德者則於世間諸福似不能咸備此蓋有天意主之鬼神司之非可知力全也古云天不滿東南地不滿西北天地尚不能全而況於人乎古人不成三瓦而陳之正是此意在人守謙持盈以俟之耳若諸福備具百

順感聚此又自夙世世修種現世重積而來天意有在非人所能測識也

天下事無全勝亦無全敗即如富貴貧賤兇狄患難諸境富貴無衣食慮而所慮在憂危貧賤無擔當憂而所憂在飢凍處常居夷佚樂患難亦復如是天下無全好處使有全好處則古人擇而處之矣是知位不必擇也夷險順逆差殊不遠能以道處之則諸境可以一視無入不得此聖人安樂法門

人之所以不知足者止為人勝於已已不若人殊不悟人生世間切於身心及庶事之不如意者總名為苦

而歷觀甚於已者至多切於身心及庶事之得如意者總名爲樂而歷觀不及已者亦至多如是以已方人有何不足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詩外傳云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爲筆端則損名鋒端則殞身舌端則亂眞也余以爲不然君子內省不疚何畏乎筆端守死善道何畏乎鋒端直道而行何畏乎舌端雖然此語其平時也若爲法受惡則筆端亦不得避矣見危授命則鋒端亦不得避矣慍於群小則舌端亦不得避矣士君子亦視吾理之當否而已矣三端皆外相也庸避之

可爲

滿者傾覆之機也古云滿則覆又云滿招損常見今人仕宦每至自滿之地則仕進亦自此而止有初出仕而即滿者有仕至州郡而後滿者有仕至藩臬而後滿者每見仕途即於此處就有翻躓又見有仕至卿相而猶未滿者則其福量尚未有涯涘也功覆天下能蓋一世而猶不自滿假焉此大禹所以受舜禪而澤及無窮也古記云履盛滿則思抑損君子兢乎其兢防乎其防抑損之心無時可已

世間人中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

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媒身晚歲成何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眉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唯此二事知之不難而世人之知者尚少也莊生曰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老然則當勞當佚亦當不失時所宜矣

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余謂此語不獨登山即馳逐世路可也世路最難行最多苦趣僧家取喻奈河橋其闊三寸其衷

數百丈兢兢而行可以濟渡若一失足則逢猛獸虎
豹豺狼咬食諸苦人行世路亦復如是不爭先不行
險以無事處事卽諸患不能入矣
世事支遺各有本末日用大小緊慢之事以公爲本以
私爲末以緊爲本以慢爲末有官守則以職事爲本
以寵辱爲末冠婚以人倫爲本醜妍爲末喪祭以哀
敬爲本豐儉爲末給身以飢寒爲本貧富爲末飲食
以食氣爲本腥膻爲末寒溫以布帛爲本綾縠爲末
九流百工伎業各以精藝爲本得失爲末寵辱衰樂
禍福一以委順爲本僥倖爲末至於談笑滑稽俳優

亦以譏諫爲本戲謔爲末善養生者持六運末而精神不竭不善養生者則汲汲於末忘其本始穿鑿人我無所不至矣

霞外雜俎載警身要語十五條漫録於此一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二曰毋以嗜慾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三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四曰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不盡之福以與子孫五曰萬事隨緣即是安樂法六曰但知知義命任我不知知勢利任人七

曰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八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九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十曰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十一曰莫使滿頂篷長留轉身地十二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十三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十四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十五曰一失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此皆人所常誦語一經揭出便覺醒眼

顧文僖公吾鄉先達性閒澹敦本實近見其曾孫古雅緝公自警聯云須知得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則能

以方寸之心為千萬人心聲色貨財意無不遂樂矣而憂在其中利慾火牛宴安鴆毒也操修綜理日不暇給矣而逸在其中作德日休有備無患也事須盡出於己理必有遺善須博取諸人德乃可大事親若曾子與纔成得一箇可多才如周公旦著不得半點驕悋塞上翁之論馬則事至而弗驚知百里奚之飯牛則物來而皆順責人者心常不足修己者樂自有餘不厚望於人則無怨惟自責於己乃有功家法無多能正身則能正事歲功不爽有東作則有西成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立者眼界寬立得正纔行得通

做得小方做得大直也如絃縱道邊夫復何憾比而得歎雖丘陵亦奚以爲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觀此數語處身處家無復遺理予當書紳

文僖公節錄陸放翁家訓數段公自跋云雨中觀水東日記有感因節其尤切於事者錄示子孫若向上事業則不止於此也其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又曰爲善乃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此吾所深恥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又曰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此是一病但念

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益使人歆艷於我何補又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爲或官司雖無心而吏人佐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困無及矣鄰里所爭不過侵占地土逋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徐徐諭之可也李漢老作其叔父成季墓誌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眞達識也是皆名言可以誦法

凡五十章

還奉養之眞

人生衣食之外俱爲長物但人苦不自足耳余曾謂一

老僧號高峯者云一衲可支三四年一履可支數閱月雖無營心不妨惟早間持鉢往市乞一鉢飯則大事畢矣禪家有無事於心於心無事等語良有以也吾儒若能存此一鉢飯心省許多營擾以此守家可以儉約而養德以此守官可以廉潔而全名

凡事須究本原衣取禦寒不必文繡食取充腹不必多豢宮室期於容身不必高廣棟宇器皿期於適用不必華美雕鏤既得其初復事美觀抑末矣君子求其本不眩觀不侈美不耀飾諸事俱易簡矣易簡天下之理得矣

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處身處家以極於國與天下皆當服膺斯言日不離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心虛

工作室而我安其居耕刈者衣其食女蠶織而我絲學其衣人任其勞而我享其逸念其艱難安佚之狀何遼殊也當思我生天地間享有是福德者當作何功何德以報效君親酬答生民使百姓俱有衣有食有家如杜子美所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

寒士俱歡顏者然後我之安居粒食絲学之衣可以無愧也不然逸居終日雖粗衣糲食茅茨有餘愧矣常作是念者靡麗之想自然漸成調伏

天下器物本以適用今反以供目如宮室之雕梁畫棟閨榻之羅綺文繡椅桌之黝堊丹漆盤盂之鏤篆朱鉉似此之類不可枚舉適用之外更加美觀悅目天地間增却無數工商增却無數費用廢却無限日力今之士大夫肯於器物上只求適用不求美觀則天下省費幾何何憂醇風不回富庶不致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厦皆剩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

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迫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語真達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川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文子曰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予以為惟家亦然君子所取者微所用者寡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節於已而用亦充人之不善處已者反是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杜祁公不殖貲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痺陋范文正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三公之意正同雖古今侈爲美談但士大夫自宜稍飭里第使足容車馬稍置田疇使足供賓祭然後爲得理若有意敝陋亦非中正陶潛謂方宅十餘畝茅屋八九間樹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李德裕謂清泉繞舍下修竹蔭庭除幽逕松蓋密小池蓮葉初人生不可少此趣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

一肉在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弗去又云儉有三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因酒色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卽肉飣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盤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埜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文公蓋祖蘇子之意

云然但酒色語文公於此不免敗闕

司馬溫公曰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殽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此語與近年宴會之病同但宋猶豐盛營聚可及今禮縟歲儉士大夫家力亦不及矣甚至終歲不敢宴會禮似崇重而意實疎闊何以通慇懃而敘情款耶且仕宦者不聞政治之得失家居者不知閭閻之利病其所係風俗非小

金溪胡先生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

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清江敖先生云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避華林之寇已而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飢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今之優游清福而不知者亦多矣

鹽院朱廷立作戒商九事一戒寅緣商人巧於射利拙於守分饋送勢要意求囑託不知官司公道自不容

掩諱肯壞法任人驅使二戒鬬訟輻輳市井言語相忤利之所在易相爭競因而鬬訟甚至破家亡身三戒華居今制限庶人房不過三間不得為重栱斗簷丹漆繪畫四戒美服今例商賈止穿紬布不得僭用紵絲綾羅婦女止許淺色毋服大紅鴉青金繡線綺五戒飾器今制庶民酒盞用銀餘器止皆銅錫瓷漆女人頭飾止許金鍍凡翡翠金寶悉禁六戒多僕妾度貲以稱事妻妾不三僕從不五治藏虛而矯飾者七戒侈婚嫁幣聘止於紬絹茶菓必從儉素粧送止許衾褥奩具勿為華美八戒違葬祭親死半歲則促

歸葬踰期治以不孝葬惟明器旌布祭惟果肴醯醢浮靡咸華九戒盛宴會淮商聚會務窮奢泰有終餓溝壑者每會羹果不過數品酒數行噫豈獨戒商抑亦可爲四民之戒也

人生資物以爲養耕食織衣所不可已特不當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私壟斷耳不爲原憲之窶是所以爲樂生也不爲子貢之殖是所以爲逸身也窶則華冠縰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咸醯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是故君子貴治生而賤黷貨

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哉是言也昔范文正公有鄰嫗晉謁苦貧甚公問汝何生理嫗對曰鬻糕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何曰日入錢四十文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嫗如其言糕肥而價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嫗不半歲大饒富今之逐什一之利者愼勿規近利哉

有友人謁湖州唐一菴先生顏色彫瘁問治生之術何為而可一菴語之曰天生人以耳目手足能視聽行持此固天以治生之道付之足可自養人惟不肯勤渠盡耳目手足之用是以貧苦耳君第勿惰其四肢

當勿憂貧其人欣然謝而去後二年謁先生則已鮮美無向貧寠色先生問之曰近年爲童子師朝夕勤誨童子雲集賴此以充衣食吾人愼勿惰其四肢哉

凡十五章

還游覽之眞

天地之間景物非有所厚薄於人人自有所順逆於景方人當意適情順則景與心融情與景會而景物之美若爲我而設一有不協則景自景物自物漠然與吾不相關杜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月花正謂情不能與景協也雖則云然古之至人窮亦如是達亦

如是順亦如是逆亦如是何景非眞何物非樂何山何水何風何月非吾與人之所共適耶

世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好奇之士所願遨遊故有志游五嶽心希三島者每見不酬並志而死此皆妄心之所馳逐也君子安常處順不行險不履逆作德日休只是福地居易俟命只是洞天如彭澤所謂悠然有眞趣欲辨已忘言如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現前悉成妙境又何事崎嶇奔走攀藤喘息而從之耶若偶值一山一水則不妨登臨又不可當面排過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尤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經黃巢之亂有監軍得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太師張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不與全義大怒笞殺監軍夫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謂四癡矣山石之爲祟如此哉

白樂天酷好遊覩形於吟詠有詩云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遊如此之類不可枚舉然孰若列子所稱壺丘子之

遊壺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内觀外遊者求備於物
内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遊
之不至也然則壺丘子之遊其眞善遊者與
嘗記堯夫洛下園池一詩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
別尋春縱游只却輸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
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眞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
虛名總到身讀此詩其胸中灑落可見矣記黃處士
一詩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鷄犬翠微中遥知楊柳
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
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閒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人生

可不營園林但不可無園林趣味耳

余過龍江登武安王廟慷慨悲歌徘徊終日而不能去曰嗟乎悲哉天之困英雄固若此乎及觀留侯廟然後收淚長嘯曰此固天之所以助漢也炎鼎方燃子房狀貌僅如一婦人女子躡足附耳坐籌畫策而成蓋世勳績功成身退見卓千古迺雲長以萬人之敵卒困於奴隸之手則以漢燼既灰有不能復燃者皆天也非人也英雄于是可無遺憾矣

士夫多蓄古琴古畫不若蓄古書可以資多識多寶奇物珍玩不若蓄美藥可以備急用士夫多接星人相

士不若接賢達之士可以備咨訪吐握風遠求十一於千百豈可謂盡無其人哉語曰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信矣

凡百玩好皆能奪志惟文房之物差可羅致然古人有嗜之成癖者殊可笑也昔東坡謂石昌言蓄李庭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之墓木拱矣墨固無恙世間事如此類者多如聚珍玩將以玩物不知為物所玩一更數年復為他有流散無定何常之有人閱世而常新世何人之能故在高人自能勘破嗚呼豈獨玩物而已哉

家蓄玩好不獨喪志亦有因之而召禍者吾鄉正德年間有名家蓄一古琴實未必奇也名聞於貴公貴公求之弗得其後羅之於法因囊裹獻貴公以示琴工工曰僞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更搜括其家羅織之至破其產其人發憤而死嗚呼琴一物也有之不足以昭德私之適足以取禍然則尤物又安可專有哉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凡九章

推篷寤語卷之六

長洲吳曜書
雲間顧濟刻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訂疑篇

元薦氏曰今則信古則疑近則信遠則疑目則信耳則疑何者理有所未融也融之以理則百世一日也四海比鄰也而何疑於耳目之外哉竊觀萬物之變徵世風之會喜愕交前不能以無疑仰而思之苟裁之以理如冰之遇春如燎之遇飈庶幾哉其無留疑乎故有訂疑之述敢自附於思問之

長洲吳曜書

義云

訂禮樂之疑

古之制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以生者一也王者爲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而下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爲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爲祈報也大夫而下無民人莫爲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民族居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有社獨置社亡耳民人雖有春秋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然則社祭即所以祭地

但有大小耳蔣道林先生謂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是祭地其說良然

古今官名國朝因置多有用以稱謂者卒未解其義漫考而著之司空昔禹作司空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穴也古者穴居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庶子之職禮記曰古者周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秦因之置中庶子官洗馬國語云夫差爲勾踐洗馬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洗馬太子出則當直者一人在前導威

儀蓋洗馬之義也祭酒後漢以博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韋昭辨釋名曰祭酒者凡讌饗必尊長老以祭酒先故曰祭酒徐廣曰古人具饌則賔中長者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太僕周禮有太僕下大夫二人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漢書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秩中二千石中書漢除挾書律文藉往往而出並藏之書府內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圖籍又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尚書劉向揚雄典校亦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今以

中書爲詹書之稱非也太史左傳曰天子有日官即太史也漢書百官表司馬談爲太史令漢太史令一人掌天財星律祥瑞妖災凡歲將終奏新年曆而已今以稱修史之官非也修史自有史館史官著作郎及佐郎專掌國史

刺史漢初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帝元光三年初置郡刺史掌奉詔條察諸州秋冬入奏後漢則屬官皆自辟除以刺衆官及萬人非違故古謂之刺史

今官衙之庭除率曰丹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

門內得明光殿神仙殿因得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則丹墀之名厥有所自

唐制謚議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予以爲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朋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爲加謚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今無爵者法不得立碑但立

石紀歲月不螭首龜趺亦無傷也

凡生曰父母凡死曰考妣其義云何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媲也言其媲助於考也高曾祖下亦加考妣字祭先之禮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新物相宜令人鮮用牲惟設庶饈而已

奠鴈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鴈冬北春南親迎執鴈取順陰陽往來天時人事同和也程謂鴈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得古禮之

義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
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
夫之墨車則相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執鴈
乃士用大夫贄見之禮於昏姻之人也士宜執鳧奚
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
來如孤鴈失不再偶可爲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
服革帶納韡執笏與此同義

奠酒之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位前旣謂之奠
而乃自燒香酹酒則非奠也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
傾少酒於地代神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蓋古者飲

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耳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古用鬱鬯灌地以降神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而下只是代宗先祭酒也

道林先生雖不屑藝數之學其於天文地理星歷律算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概謂春秋一經皆魯史舊文孔子特取其繁亂者刪之褒貶自明初不假於傳註謂古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是祭地圜丘方澤之說非古后世分合之說亦俱失之此則直破漢儒附會之陋訂千古不決之疑窮經者知此可謂見卓

千古識度前賢矣

魯論云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鄉儺之義何取稽之月會云季冬日在婺女是月命有司大儺旁磔註云季春惟國家之儺仲秋惟天子之儺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儺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危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可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墓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災厲故儺磔以攘之此聖

人之創制有難概以誕妄議者竊謂季冬時方隆寒陰氣彌漫虛空無處不遍故爲儺以祛之且時將向春陽氣欲至故先爲是以驅除之耳此聖人扶陽抑陰之精意也

古人律呂之法最精故聞聲可以識治亂吹律聽聲又能望敵而知吉凶聞聲而決勝負故云六律爲萬事根本今之樂工但知樂數不知樂音君子又以爲器數之末不知審習古樂愈邈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嗚呼元聲在天地間未嘗止息師曠不作元聲其遂亡乎

候氣之法大抵因室縵周密地氣上升無所從出則從管之疏漏處滃然上升氣至灰飛初非擇何管應何律而後出譬如炊飯氣盛則乘疏旁出亦非擇何竅而後升也但以此法候氣應律則可若欲多截竹為筩實以葭灰伺何管灰飛則為黃鍾恐無此理惟黃帝始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是為律本此則千古不易之法前律歷志云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律之本也噫得之矣

凡十一章

訂名物之疑

世人以常有者爲眞以常無者爲妄故閒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昆吾之劒火浣之布西戎之所獻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於物理之變遽以爲無此物而傳之者妄後皇子而生者率駭所未聞見其能不果於誣理者幾希矣

雷乃天地間聰明正直之氣所發洩故謂之雷神既有神主其間則雷鼓雷斧之屬自然種種有之此氣聚而成形也嘗記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然余曾見太學董紫岡指迴祖御史公綸初宰上饒邑邑民

俗爲大斛小斗以罔利公治之嚴有一民行使如故一日雷攝斗斛于縣廨庭中以斗置斛内兩無所損擊其人斃于傍其斧并楔爲石所礙盤旋不得入地乃祖得之斧狀似黄石楔如世銅所造藏於家近燬于倭可見非擊後始結成也不特如此雷有異甚者先公海樓任山東時夜聞迅擊聲烈甚各官舍皆驚起明旦訊之迺一兄弟合夥生理弟私其財且匿記籍雷攝弟跪於庭手擎籍擊而斃先公又言少時有一人沈姓者以算術搬弄田賸爲姦有年一日雷擊之斃手擎冊籍把筆作書冊狀一如上云

珠以一顆重一錢者爲至貴古云顆一錢價千兩近

朝廷懸價求珠名珠屢有至者一錢者間有間一顆計重二錢五分索價五百兩底少匾其粗如彈見者謂頂亦披青但光如常珠未見其異余以爲珠之所貴重在於照乘若光不照乘則亦常珠耳雖巨何益古云夜光之珠所重在光也故馬雖八尺不千里人雖魁偉不百鈞亦何足稱其德與力哉

玉出璞中人則知之非獨玉也水晶琿璖瑪瑙亦出石中惟珊瑚枝出自海底珠出於蚌亦不易致可見天地間物凡至精者必有至粗者以爲之鄙鄙有至美

者必有至惡者以爲之胚胎蘊蓄潛藏韜晦收斂避迹韜光求不爲人所羅致然後得以全其爲寶若不得已而爲世搜取然後出爲世用如自衒自鬻非惟不足爲寶人亦不以寶視之矣此夫子所爲藴匵而藏也非獨眞玉卽似玉者如保定之琳石亦出石中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石雖至堅可嚼而碎余嘗道遇道者以一草葉裹少石及少藥授人入口嚼之虀碎余取試之則石入口漸漸嚼之漸漸細如粉雖無甚味咽之亦無所苦以此知古人所稱白石可爛及歸來煑白石之語亦自不

妄大都是仙家辟穀之術耳未必成仙古又有和玉

屑服者云可長生若以烹石之理推之亦不過能使

筋骨化爲玉石視諸物差可久耳仙無成理

白者金精最爲精粹胥壞之間凡寓形宇内者皆有白

之一種如白兎白鹿白狐白龜白蛇白鴈白鼠白虎

白鸚鵡白猿白狼白貍之類大抵此類獨少殊不易

得又色白者服多赤惟此與其類異初非本爲别色

旣久而後變爲白亦非類中之白其物獨壽也相傳

之說謬矣人亦有白者今人謂之社日生是已然何

嘗是社日生亦不見其壽考與衆獨異則其鳥獸昆

蟲之白者亦非壽徵可見矣舉此以破世惑

天地間物有不可以理曉者吾松海陬有地名三沙者其一蜆砂岡袤亘數餘里掘地皆蜆沙丈餘不知上古何以聚蜆沙之多如此又如七里灘之鵞卵石水底皆卵石歲有取者不見其損豈皆鑿山之遺耶此猶水底也水流而光潤理尚易知若金陵雨花臺諸山卵石遍地愈掘愈有不知諸山何以有是碎石而又皆成卵也其餘不可曉者尚多姑記一二於此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地中

性温魚蟲如海蟄河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魫之屬性熱鯽魚蟮魚藏在土中性温此因其所處而變其性也北方地高人性多寒南方地卑人性多熱亦類此予嘗舉似一疑曰油乃水類水能克火何以傳火則燃人不能對曰此同類之所以合體居也油乃菜豆椿麻草木之液蠟魚羊牛禽蟲之膏皆火之類其性極熱故能傳火而燃如燒酒醱酒竹木之類皆能燃灼亦與火同類故耳若油為水類火遇之且熄矣豈能焰焰而致弗絶耶善觀物者當必首肯

飛者棲木食木鷹鸇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

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斂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蟲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東首鳥之雄者以左翼掩右鳥之雌者以右翼掩左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此皆陰陽之氣定制始先聖觀物者能識陰陽則其理迎刃而解

陽在上陰在下陽多小陰多大世稱鵬鯤為海宇間最
鉅物然鵬世不常見鯤魚時時有之此因大海勢最
卑氣屬陰故也地之所產則惟交象為最鉅交象之
外更無鉅者視海稍高其生亦稍小若冲霄凌漢者
鶴鸛鵰鴈之外無聞也視地更高其所生尤小勢亢
而氣陽故耳因此可以識陰陽大小之辨

水族陰類也故見火則聚從陽氣也蟹與蟛蜞略見火
光則舉族類聚遂為漁父所得人皆知之魚亦好火
光但隔水不得見則不聚以法制火入水中則羣魚
見光相附而至可舉群得也予恐世人傷殘物命故

不書其法而特論著其理如此不獨此也凡蟲蚋之類夜出者皆陰類性亦赴火如蚊蟲螻蟈燈蛾青蟲諸類是也推而廣之鬼亦陰類亦好火故享神鬼雖晝亦燃燈爇香從所好也毋乃亦此意與

王元之蠭記云兎和寺多蠭僧爲予言之甚具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爲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蠭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頃又見楊文貞公作義蠭記云蠭擁王子出爲童子所殺蠭竟淆亂不五日盡死夫以德而王分民而

居號令嚴明賦斂得度且首領亡則俱死不復事他姓若逢蘊者亦可謂善國矣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故固原宣府大同諸鎮多蠅每宴會必加罩於鼎俎以三關俱崇山故也邵伯寶應多蚊故有烈女露筋之跡以楊越巨浸故也又有限於地氣者如江南無蠍虎江北鮮蜈蚣以蠍虎多喜燥而蜈蚣不畏濕也又有局於地產者如東廣富巨蛇北虜多貂鼠以東廣地熱而蛇種蕃北虜地寒而毛氄厚也此此類未易縷數但倣此推之似可懸解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

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爲過海投蘆爲桴以息氣力或云鞘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爲桴之說何秋來獨無而春始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爲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髙則無事此故投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

水緩則流直水急則流曲所以江水直河水曲有由致也非獨江河即小江小河凡緩者皆直急者皆曲直者徑直而流易曲者迂洞而流難今堪輿家水喜曲

而惡直者正謂水曲則流環抱而有情也黃河之水縈迴九千里利濟冀幽幷燕青齊諸方者曲故耳此可見雖由天造其寔由水性之自然也

凡物一凝定必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只如流水之為物其體方動然亦分清濁大江大河其在上輕清者多流動其在下重濁者多止而不流惟陡瀉者流至微底其餘止在水面流行耳余嘗試之尖物水次苟非大輕浮者多在水中經日不離故處故知水近底一段多是不甚流行李德裕取水江心一嘗即知其非眞江心水正為水不流動若即上流水經過何能遽

辨其味之眞的耶此語似不曾經古人道出

鹽本煑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池木石種類匪一井則劒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河縣鹽井漳縣鹽井及今滇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東有鹽池長五十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衛有二大鹽池一小鹽池東牟有鹹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貞國鹽生木枝

上浮泥蘇祿彭亨暹羅亦有鹽海西方鹹地堅且鹹

卽出石鹽湯口域有石鬻以為鹽水竭鹽成甘水有

石鹽噎鹽日用物也尚有不能究知者又安能疑於

耳目之外哉

物性不同有不可常理測者如鐵非養生也而有食鐵

之兔便鐵之貊齧鐵之獸火遇則化也而有餐火之

雞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王辟寒犀寘之室內

則不復挾纊又有龍鬚布冰蠶繭絲張之几筵則滿

座涼生西戎獻切玉之刀十洲獻起死之香人無以

聞見之隘而盡疑耳目之外也然非特耳目之外卽

耳目所覩記亦有不可知者如溫泉火井鹽池等類是矣君子當知穹壤之間何所不有人知見自小不能及耳

指南車舊傳周公所作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越裳氏載之周年而至其國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其法不存魏明帝始令博士馬鈞造之晉亂又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宋武平關中得之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驟迴轉所指微差至齊祖沖之又造之今鹵簿中亦不復用

矣世所用惟術家鍼盤用水浮鍼視其所指以定南北近年吳越閩廣屢遭倭變倭船尾率用旱鍼盤以辨海道獲之傚其制吳下人始多旱鍼盤但其鍼用磁石煑制氣過則不靈不若水鍼盤之細密也

列子稱二小兒爭辨一兒云日初出時如車輪其中時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云日初出時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聞之不能決予謂人之目力矚旁則大而矚高則小嘗試觀小兒風箏竟其繩而放之旁則望之形大及竟其繩而颺之頂則望之形小物非有

大小也目力有難易也初出如車輪中時如盤盂豈初出近而日中遠乎火性炎上日性炎下故置物於火之上則焚置物於日之下則燥日行南陸日照南故冬日可愛日行北陸日照頂故夏日可畏日初出蒼蒼涼涼以日之照尚在東日中如探湯以日照下正在頂豈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中國當天地之中人生當四旁上下之正中日月行度初無遠近列子寓言以玩世耳何難決之有

吳人呼疾速爲飛風未詳所始唐制凡細馬次馬送尚乘局者於尾側依左右闌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

乘者以風字印印右髆以飛字印印左髆然則飛風二字蓋取義於馬耳

世有兩字而呼為一字者如衚衕為衖舅母為妗者乎為諸不可為叵之類有諱惡字而呼為美字者如傘諱散呼為聚立箸諱滯呼為快子竈諱躁呼為歡喜之類今因流傳之久至有士夫間亦呼箸為快子者忘其始也故知中原音韻與北溪字義六書精蘊諸書暇中留心一考亦博物之助

凡二十三章

訂文史之疑

予嘗謂國子學正梅鷟語予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眞尚書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是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竄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竄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竄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竄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句尤爲無謂大禹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

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聞絲竹八音之聲壁開是何人作俱爲誕妄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不知今尚流傳否其言殊有理聊記於此以俟知者辨焉

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釋之者曰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

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淞江為三江余謂此註誤也當周之初尚謂吳中謂荊蠻斷髮文身未通中國禹貢止稱島夷卉服而已況禹貢法費疏鑿者雖小必書今松江之水入海未嘗費疏鑿也何舍大江入海而特書松江也此蓋誌大江之入海東為北江東為中江併大江經流為三江耳隨山之文已自明載今北江中江俱未見故跡意當時洪水方平水未歸一荊州之江尚分為九揚州之江則分為三今始歸於一耳謂九江為洞庭者亦非

學庸語孟千古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大學缺

格物致知之釋近時諸公欲移知止而後有定二節附於聽訟吾猶人也之下以補之而以古人明明德節直接在止至善之句甚爲直截足稱全書如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倒而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奡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爲善爲句士則之又爲句不當以卒爲善士爲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如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當是宣王引見孟子於雪宮非是宣王往見所以孟子以游觀事告之以宣王在離宮游觀故也其問賢者亦有此樂乎與梁惠王

之問同而今解謂孟子館於雪宮而宣王以辭色驕之切恐未然聊誌數條於此明眼者辨之

南渡之不振雖君臣之偏安實由時勢有不得不然者高宗既渡江南勁兵盡失所恃者浙福兵耳以浙福兵支遼金燕雲之兵其勢誠難況金帛括獻兀朮國藏空虛高宗積貯數年不足支賞軍三次何以供恢復之費使韓岳諸臣乘勝逐北一為敗衂然後興師南渡問罪臨武林而陳則高宗無置足之地矣況康王往質金時因善騎射以為將家子非徒區區庸懦者晚年失攜拄杖令兩小黄門舁至僅乃勝之視之

乃精鐵所成由此觀之高宗至老年猶未嘗忘恢復但勢力不能耳其時值金世宗仁厚立國不欲深入宋地故僅僅以江爲守若銳意南征崖山之辱豈在少帝哉高宗君臣於此計之熟矣但不宜枉殺岳武穆遂爲千古忠義之恨渡江後諸捷不足多也

予讀元結惡曲惡圓二論曰嘻固哉元子之立論也其惡曲論云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其惡圓論云寧方爲皂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天之圓夫古人曲學

以附世固來汲黯之譏而易有曲成之文禮有物曲之利孔樂涵肱子思致曲則曲亦君子之所不廢也如葦如脂固來屈子之憤然易稱圓神禮著毀方內欲圓而外欲方知欲圓而義欲方則圓亦君子之所宜尚也惡曲惡圓固哉元子之立論也

日食易曉而月蝕難曉天之運行曆家以為右旋蔡氏以為左旋海潮進退其端何從日月光照有限其無日月處假何象以照之如所謂燭龍銜日者未審有無天地之體有限世所傳海外諸國相去數億萬里之遙天地混沌相去幾億萬年如康節元會運世之

說六合之外更有何物何所窮盡此皆不可以理測者緣人身撮爾微軀其知有限自不能周知至遠聖人存而不論可也譬如蟲中螻蟻浮游咫尺間雖竭其知欲知吾人禮樂揖遜几筵冠冕之煩縟必有所不能及矣

丹書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成寶夫地至廣大何以能成寶也蓋五行相生俱自土中而形見于外故生金生水生木生火而坤土之氣遂洩如水不外流而藏體于金火不外颺而藏體于木金木交併復歸眞土則氣不散逸爲人物爲草木禽蟲而

堅固不散盡成黃金氣不敗朽矣故曰遍地俱黃金也知此人能內固精神不外施用身中三寶亦如金之不敗朽矣其長生久視也奚疑

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箇醉漢今見人有吟聯琢句動經旬日何爲也哉嘗謂亘古今來凡有一技古人已到至處如字于晉詩于唐已無餘恨今不過步其後塵況猶不能不貽昔賢之誚乎學人須於自性中理會有光風霽月氣象不妨吟風弄月以歸

昔人論司馬子長之爲文曰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

須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故其所得於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不窮殊不知古今好遊者豈獨子長一人哉而卒不能入其閫域則其奇偉跌宕之氣有不易及也且其遭李陵之難發憤舒懣洩之於文非尋常操筆弄墨者可比語有之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其子長之謂夫子長而後至唐而有李太白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將進酒問月諸篇天才跌宕差可與子長

比肩

顏氏家訓曰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技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宋世范純仁言於朝欲於公卿家子弟有無出身人分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寓賞獎勸尤得成就人才之體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

書記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家保數百卷書終不爲小人也由顔氏家訓觀之可見人家不可輕絶讀書種子雖然尤在祖宗積德無徒恃數百卷書可也應笑世人偶以仕途罹禍則令子孫無得讀書噫人之禍患卽業農亦未必無之豈獨仕宦哉

文裕嘗語人曰文字當各寫胸次落筆成家如江河之潤日月之行乃可傳後近多繩趨尺步於一句一字摹擬曰吾學班馬吾學韓柳左矣故公有一札云過於摹擬頗傷骨氣昔宋時有優人請館閣者衣破碎之服揚言於衆曰吾李義山也爲三館諸公所牽撦

至此今日文選杜詩亦可謂牽撦盡矣公文章家語有深旨謾著其說

張于湖序史警曰故人談獻可自黃州破浪來迎握手命酒相勞苦出史警十餘篇相示絕丌剴切得古人論議所未到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知音者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牀坐聽曰辭旨清玄彼有人焉噫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知於大賢乃可貴耳然范曄諸君闔戶著書出門而遇同人抑何幸也後世有子雲孰若當世有子雲哉

辨晰衆理人出臆見以求勝是非蠭起此殆非也嘗知理本一致見寔殊途譬如人面不同豈得一一如巳君子據理探微著之簡策以待知者理苟無舛必有後世子雲金匱之好矣若人不我知則亦安之而巳而又何足憾乎知者一人勝如十人知者十人勝如百人故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謝朓好獎與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秦少儀好爲詩初不甚工旣而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

以詩當時以爲許與太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遂
得與少游齊名夫蚍蜉之微附騏驥而致千里閭巷
之人附青雲之士而施後世烏可不察哉
文徵明之祖文洪所著有括囊集偶閱其下第回丹陽
詩京塵漠漠染襴衫依舊書生跨蹇還防虎夜投淳
化鎮聽雞朝度句容關僕夫已熟驅馳事道路爭看
困悴顔六悮科場垂廿載鬢毛那得不斑斑言懷詩
十年書劒屬飄零憔悴青衫太學生有子策名粗畢
願衰年隨計未忘情風塵欺鬢蕭蕭短雨雪侵衣漠
漠輕爭似歸來故鄉好西山自買薄田耕予六度場

屋正與詩同諸子但粗解文義未有策名者此則有
可媿耳

凡十六章

訂遐方之疑

天地之大雖曰無垠然日月經行之內則自有限量中
國疆域萬里之外東爲朝鮮朝鮮界二千里而瀕海
南濵於海西南則爲安南一千九百里而至占城安
南占城之南亦瀕海其外海中諸國不過中國一大
縣耳北則沙漠出邊城之外二千里巳南望北斗又
二千里則不可窮知其國度西則西域諸國天竺而

外則爲波斯大食亦不過五千餘里而止耳今觀中國北燕南越暑寒頓異更極而南則九眞日南其熱尤甚更極而北則邊徼之地寒不可禁則昔人所稱日月經行三萬里者似非誣也人所聞見狹故荒遠之說得肆行耳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其盈海信大矣然自朝鮮起至占城而西濵海之地可數而計也其袤不過萬餘里巨海之外其徑雖風迅不常難以里載然大約東至扶桑南至峽門西南至馬安諸國各不過萬餘里而止耳扶桑日出之地沙獮茶國日入之

地故予謂日月行度三萬里之說為足徵信云

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使竪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此雖荒誕無稽大抵假寓言以自實其所稱之說耳東西南北之極舉其成數葢不出三萬里云何以明之昔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定豫州為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朱子以為此指中國地段而言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漳泉諸郡極多風如西北多陰非特山高障蔽

之故西邊不甚見日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曰蜀之日越之雪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驗之可見天地不甚遼廓至中國之外雖不可以道里計然以中國驗之其外亦不過萬里其氣候已極而變窮矣曆家所傳四遊儀謂春夏秋冬四方上下各遊三萬里者其術雖合其所稱道里之數則構妄不經矣

中國疆宇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行縈東西徑萬餘里南北袤亦萬餘里云嘗考東界朝鮮朝鮮之境東西二千里東瀕海則朝鮮之外亦濱海也西至嘉峪自嘉峪而西南則為西域河源葱

嶺天竺在焉南濵於海海之南則爲安南占城佛齊暹羅東則爲日本東南則爲大琉球西南則爲渤泥西洋彭亨諸夷北連沙漠則九邊之外東爲會寧府則金上京與女直相鄰地北爲舊開平則元上京越沙漠爲威虜鎮殺胡鎮　成祖北征所至之地南望北斗北則爲和寧元初建都於此自和寧北行四千餘里則爲大澤又東則爲北狄云此宇宙內疆域之大略也若夫齊諧之說所稱道里遼邈率多荒唐君子所不道矣

國朝區宇遠逾前代聊誌古今治華夷大略於此京師古

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古稱天府之
國遼金元嘗於此建都我　太祖時爲北平布政司
成祖龍潛於此及纘大統遂建北京其時猶稱行在
正統中始稱京師云南京古金陵地周末時已有王
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眞
帝王都即此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嘗於此建都我
太祖乃定鼎於此山東古青兖二州地漢於青州兖
州各置刺史唐宋因之東西分治元始合爲東西道
宣慰廉訪司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西境置幷州部
刺史唐置河東道宋置河東路元置河東山西道宣

慰廉訪司陝西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
三輔置涼州部刺史唐初置關內道已而置京畿關
內隴西南平等道宋初置陝西路後置六路元置陝
西行中書省及陝西漢中道廉訪司甘肅等行中書
省及河西隴北道廉訪司我　朝始合爲一置陝西
布政司而設行都司分治甘肅云河南古豫州地漢
置豫州刺史唐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
三道宋都汴置京東東西二路元置河南江北行中
書省廉訪司我　朝置河南布政司浙江古揚州地
漢會稽郡兼統兩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

南道後增置江東道宋初以兩浙爲一路後分浙東西爲兩路元置江浙行中書省及浙東浙西二廉訪司我　朝合兩浙置浙江布政司江西古揚州地漢領以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後分爲江南江西道宋置江南西路元置江西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廉訪司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領以江南道後增置十五道宋置荊湖南北二路及京西南路元置湖廣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荊湖北道山南江北道湖廣道嶺北湖南道宣慰廉訪司我　朝合置湖廣布政司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

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劒南道後置劒南并山南東西
道宋爲四川路後分東西兩路又分益㱕利夔四路
元置四川行中書省及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福建
古閩越地漢以揚州刺史領之唐初隷江南道復隷
江南東道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宋置福建路元
置福建行中書省及福建宣慰廉訪司廣東古百越
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嶺南道後分爲嶺
南東道宋置廣南東路元置廣東道又置海北海南
道宣慰廉訪司隷江西行中書省我　朝改置廣東
布政司廣西古百粤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

其地隷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宋屬廣南西路元置廣西兩江道及嶺南廣西道宣慰廉訪司俱隷湖廣行省至正末置廣西行中書省我　朝因之雲南古梁州南境爲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行中書省及廉訪司又置曲靖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　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隷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布政司今兩京畿内郡縣俱隷京畿而設布政使司者蓋十又

三云

以二十八宿分屬　國朝之郡縣角屬河南之開汝亢

如之氐屬汝尾屬北直隸之順河眞保永隆萬箕屬

順河保斗屬南京之應天鳳蘇松常鎭廬安太寧池

徽廣和滁陽淮浙江之杭嘉處湖溫江西之吉瑞袁

臨撫建南康廣饒南昌南安贛九江牛屬中都之揚

淮江西之九江浙江之溫湖嚴金衢紹寧台福建之

福泉延汀興邵漳廣東之廣潮南肇高雷瓊廣西之

梧女屬廣東之廣南肇高雷瓊惠福建之建福泉延

汀興邵漳浙江之溫嚴金衢紹寧台廣西之梧虛屬

小東之青危屬山東之青濟登萊東昌室屬山東之東昌北直隸之大名河南之彰衛懷壁屬北直隸之大名河南之彰衛懷奎屬兗州婁如之昴屬北直隸之順德廣平眞保定山西之大同畢屬北直隸之眞保山西之大同觜屬山西之平澤四川之松潘疊溪參屬山西之平陽潞澤汾遼大原貴州四川之順慶松潘疊溪井屬貴州普安四川之成都保寧敘瀘眉嘉瀘雅永龍順慶天金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慶延寧洮文雲南之臨楚徵曲武山西之大遼解鬼屬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洮慶延寧洮文四川之馬雲南

之臨楚徵曲武貴州之普安柳屬河南一府星屬貴州銅仁張屬河南之南陽翼屬貴州之黎平廣西之平南慶潯柳桂廣西之廉四川之夔湖廣之郴安沔永辰常衡長岳荆黃德襄武陝西之漢中軫屬四川之平夔陝西之漢湖廣之靖武襄德黃荆岳長衡常辰永沔安郴廣東之廉廣西之桂柳平慶予觀分野之說如上所屬有一星而屬數府有二星而共屬一府者况中國郡縣則有屬東夷朔方西域俱無屬或星在南而屬在北星在東而屬在西其理殊不可解雖星分翼軫之文傳自古昔君子所不道也聊誌之

以俟明者

幽并之域堯舜時謂之朔易其地去荆揚數千里氣苦寒而多風非其土著至于手皸而足裂其居處服食異用絺葛果茗魚鱐之物不能以易致今都城固古幽州之地自　成祖徙都以來帝王所止文物益開風氣非復昔比然去都城北數百里外則所謂苦寒多風手皸足裂者亦不能無然則風氣所固固未易與南土齊也

土高者多亢旱地卑者多雨澤地氣之升有厚薄也昔有登高山顛者忽見山腰陰雲四合望若大海山顛

烈日如故少頃雲散下山則聞有暴雷雨平地水盈尺可見雨澤高下不同今西北屢有旱魃且多蝗東南則少蝗患而淫雨之渰沒則每歲而有可見矣今為西北計者宜多鑿池塘以貯積水多穿溝渠以引河流庶便車舟為東南計者則高其隄岸使不上越疏其下流使不壅滯則水旱不能為之災而民生有粒食之慶矣記曰天時有生地利有宜

輿地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瀕海之地鑿二三尺輒得水山陝之地鑿井數仞而不及泉者土之厚薄殊也海至南極地愈卑則為尾閭為沃焦山陝至西北極

地愈高則爲崑崙爲葱嶺爲流沙大磧及至西域則爲飛梯爲棧道所行俱攀山躋嶺無復坦途故曰形如倚蓋其語良是宋儒謂崑崙極高四邊俱下未敢以爲信然

西戎種類最繁光武閉玉門關謝絕西域以西域國度最多故也漢時所使張騫大抵俱西域諸國若漠南無王庭則北虜衰弱亦甚矣北狄至劉淵父子而後盛種類頗少女眞爲金始女直爲元始匈奴五種世居沙漠東北亦號韃靼其餘土麻擺里荒等種不過數國而已地雖廣漠大抵不生五谷渡瀚海而北人

民愈少聞有狗國等有無不可知矣惟西域則土產甚夥又多金銀明珠異寶號稱樂土海商遠賈多至焉

四海世傳有東西南海而無北海予究中國地形南瀕於海則吳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朝鮮之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所可至者惟木蘭皮耳自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其國其地所產麥一粒長三寸瓜圍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二斤萊長三四尺穿井百丈方見泉胡羊高三

四尺尾大如扇西地氣厚故也雖然此但可見東西海之所至耳自東西而極於北則無可考證蘇武在匈奴牧羊海上謂之北海安知非東西海之所通者也一目國又在北海外然則北海有無亦未可知大海之中有弱水不能負芥北虜之地有流沙長數千里人不能渡均一水土也而有弱水流沙何故蓋水至東極下東海之東又其下者故為弱水如莊生所稱尾閭沃焦之類地至西北極高流沙在古析枝渠搜虜境之外又西之西者與西域相近地最高故浮而成沙游蕩不定土高則成流沙水卑則成弱水高

甲之異也人以爲異者特未察理耳
地極西北則寒極東南則熱極西極北則多風極東極南則多雨中國而外寒暑風雨更與中土異襜波國有城池種田天氣常熱地無霜雪孝臆國在平州中以木爲柵有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闍黎國自泉州發船一月可到又無霜雪四時之氣常燠印都丹國地熱無雲此皆海外東南國度也吉慈尼國皆大山圍遶盤山爲城多畜牧馳馬地極寒春下雪不消此中國外西北地也骨利國居回鶻北之瀚海海池出名馬晝長夜短日没後天色正曛煑羊

方熟天已曙矣此中國外正北國度也以極北日出早日落遲故晝長而夜短沙粥茶國係太陽西沒之地至晚日落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此中國外極西國度也勿斯里國屬白達節制人有七八十歲不見雨者止有天江不知其源水極甘溢則四十日浸田水退而耕此中國外極西北國度也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作板屋無城郭乃日所出之地此中國外極東北國度也略界數國而雨暘燠寒之候頓異如此且以證宇宙內疆域之遠近云爾

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牸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者乃玃猳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纛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祖元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眞是稱大蒙古都長僭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山陰號韃靼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所居俗尚射獵帖木眞四世孫忽必烈僭居中國稱帝噫北狄自匈奴突厥以後劉淵父子始入中國而

莫盛於胡元今幸　二祖以眞人定世汛埽無遺但百年生聚韃靼尚强黄毛亦不絶歳寇中國可無履霜之戒哉

土官輕殺其俗教令使然且其人畏杖責而輕死故有少不順於其長指顧之間立取其首若甚易然曾有人宴於四川長官司客不敢舉箸彼以爲肴之不精也少頷其首頃間已取廚役之首獻堂下矣客爲股栗彼迺甜然不爲意宣慰司法尤嚴忌即父子亦遠數丈相接恐有傷害長官司之長每見吾漢人不作禮藉松茅爲茵蹲坐其上漢人即與立談談竟漢人

出户彼即褫衣冠具戎裝而還入深山中不得其所往雖服中國教令而夷性尚存如此

凡十五章

訂山川之疑

余弟嘉林太學曾登太山云元君殿在山腰其日觀峯乃是絶頂頂之左側有秦王封禪碑俗名無道碑碑無文字或云歲久磨滅或云有套碑在上今不可知右側有碑刻孔子小天下處予屢過河濟間惜不能登也其山高四十五里盤礴三百里而上凡五十餘盤望黃河如帶齊魯之山莫與京高矣噫登太山小

天下游聖門小群言信夫

峨嵋山在蜀爲最高峻蓋衆山盤礴而成山有三峯曰大峨峯曰中峨峯曰小峨峯登大峨夜半可望日出齊之泰岱楚之武當皆不及也李太白所稱峨嵋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青溟連者非妄九月前可上十月則雪已封徑不可上矣山之深邃處六月雪尚未消山僧最富而衆多至五六百每辦半歲衣糧以待冬春之用山孤嶺絶蓄厚僧饒每爲劫賊所覬覦然不能劫者以僧俱擅擊刺之伎故也

武夷之勝古今共傳吾鄉陸文裕公經武夷先觀瀑布

泉甚奇羽士特出一朱匣爲公焚香開視曰此魏王仙子頭也魏爲秦人嘗昇仙時所蛻骨今藏之二千年矣公締觀見廣顙獨異色滋潤可玩略無枯朽狀公嘆異久之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絶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髏也公曰縱荒誕然人跡不到豈有神工鬼斧鬬巧其間耶門生邀爲九曲之遊歷覽諸勝奇峯絶壑丹崖碧潭誠兩都齊魯河洛間及會稽豫章諸處所未有近聞上官以觀魏王子頭頗費迎送已瘞土中世不可復見矣

蟂磯志云山在蕪湖大江中西北七里舊志云磯有石穴廣一丈深叵測蓋蛟所居黄庭堅曾書蟂磯二字今穴巳平而黄書亦磨滅矣有人云山之西江深處有四十丈戊申中秋有黑龍見黑處水瀑漲二三丈許忽涸見底疑即蟂也我 太祖親征陳友諒戰鄱湖廟神曾著靈應回鑾幸其廟御製七言詩一首云龍車鳳輦出皇都蟂磯煙鎖在蕪湖千林紅葉秋來埽萬里江山一樣摸蕩蕩長江俱左右明明日月照東吳梅花纔報春消息瑞氣紛紛到處無嗚呼我 太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矣而猶投鞭賦詩照耀區

宇此其所以為聖文神武也

高大之山內多崆峒凡山以石為骨以土為皮以草木為毛以水泉為血今大山腹裏類可通行但人未搜訪鑿通耳即今宜興張公洞驪山金沙洞之類見矣山之高者其洞多在高山之卑者其洞多在下亦有全實無洞者山之卑小者也有洞之山地中之氣上升蒸而為水滴則流而為泉山之卑小土實者則無泉以其中不崆峒也李白集云余聞荊州玉泉寺近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玉泉焉則知泉自洞中氣滴而成果然矣遇有硫黃丹砂白礬則為溫泉

余嘗登岳麓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壁數十丈鐫字如今刻刻後字蹟尚多字皆漫滅不知刻自何人乃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後人勒字後之漫滅處刻曰右帝禹刻實非全文也今見有楊升菴諸公譯文大都依約其字成文耳恐非實見大禹周流天下治水胼胝手足由已飢溺鑿龍門疏砥柱無刻而獨刻之岳麓何哉

嘗聞諸縉紳云大禹鑿龍門處其兩涯之石小者如舟大者如屋云是當時所鑿不知當時人工何以能鑿如是巨石且舁而置之兩涯也相傳大禹授天符射

河伯斷脩蛇禽封豨行游四方俱乘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所役使盡丁甲不妄其從行有防風氏會稽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則當時之人工可知矣開萬世之太平雖禹之功孰非天之所命哉疏濟漯決汝漢排淮泗驅蛇龍而放之菹人力殆不至是

筆談云溫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未見圖諜祥符中因伐材始見尚未有名謝靈運爲永嘉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也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嶮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它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

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之類皆是水鑿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觀筆談所記如此因悟武林之吳山有紫陽巖姑蘇之虎丘有千人坐劒池諸石奇峯壁立嶮峭可翫大都因城市密邇取土供築土洗石出耳若去城遠之山則未見有此奇秀者以此例觀與鴈蕩爲水衝而成之意頗類

黄河舊不得其源故有謂黄河之水天上來又有謂百

川入海海水復至崑崙流出為河以比丹家身中運轉之妙又謂張騫乘槎入河上與天河通見牽牛織女星此皆妄說河源雖遠大都因數千里無水積氣甚厚故迸出為泉百泓流衍遂盛實與今中國泉河相類人咤所未見故異其說及見海水日夜東流未知歸著何處故謂其周流復始殊不知海水聚蓄既盛水復升而為氣氣為雲為雨為人為物譬如糟粕燒酒溺然升為水氣氣降為酒亦猶水升為氣氣復為水初非二事大抵五行皆能流轉不窮如水能為土土復能為水今江干土崩入江卽化為水而水之淤

淀即成洲渚無足怪者一元之氣元自無定人所見狹隘不能通曉耳

元世祖至元二年窮河源時遣招討使都實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形勢具載元史其言黃河本東北流歷西蕃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即今世所傳河源圖是矣此所謂眞河源也漢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此乃在今訪河源萬里外當時爲

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諸公謂世之受蔽於外合近而求遠者何以異此其說良然

客有爲予談瞿塘之險者云水流兩山中兩崖壁立數十仞陡絶不可攀崖上多猿猱每飛石以投舟中舟中人虞爲所中日色爲兩山遮蔽不得下照水色沉黑水流急甚遇巨石則番噴而爲雪浪江中石林立舟少涉之輒破塘有三峽轉屈閒稍不謹則舟撞石崖不可救且水深無底不可著篙全賴柁師攔頭之力順流而下行一月或不及一月出峽遡流而上則須二三月方至萬里亭崖上挽舟者用鑼舟中用鼓

兩相照映方可行舟否則不能也峽門窄而上如環

四五月中水大漲則舟不得過太白所歌白帝城邊

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是也天下之險莫與倫比

困語予曰若人未曾經此創見必成悸疾

灔澦堆在夔州巫峽口冬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没

水經云灔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灔澦大如象瞿塘

不可上以此為水候杜子美詩謂高江急峽雷霆鬭

古木蒼藤日月昏景象如此則知客談蜀險語自不

妄

古人第品天下之水謂江心水第一惠山泉第二虎丘

泉第三予以爲此非善論水者也天下泉源至多豈可以江南數水盡之其所第之水寒洌清澈予得而嘗之誠有之矣然水淡土薄泊乎無味孰若大江以北之水山東之趵突泉北都之神山泉泉河之七十二泉渾厚清融與江心諸水較量恐未可以優劣論使當時陸羽諸君生此其品量當不在江南諸泉下也姑誌之以俟知水味者評焉

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絶域殆不可得而知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爲中川者也其

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是爲小川者也若渭洛汾濟漳淇淮漢皆亘達方域通濟舳艫從有于無利於生人者矣其餘陂澤魚鼈莞蒲秔稻之利不可備數予謂水泉大爲天下利源然亦能爲害故順之則利逆之則害民猶水也其毋逆水之性哉

辛氏三秦記云驪山西有溫湯先以三牲祭乃得洗不祭則爛人肉俗說云秦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爲出溫泉洗之立愈漢魏以來相承云能蕩邪蠲疫今在新豐縣西後周庾信有溫泉碑唐置溫泉宮常所臨幸又京兆府藍田縣有

石門湯岐州郁縣有鳳凰湯同州有北山湯河南府有蘗渾湯汝州有廣成湯天下諸州往往有之然地氣溫潤生物尤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驪山多所不逮噫水有溫泉之湯池火有蕭丘之寒焰物理難一固如是夫

凡十五章

推篷寤語卷之七

長洲口六曜書
袁宸等同刻